

新刻弇州讀書後序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季所
撰四部彙續彙所未載也初刻
續彙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賣
錫者束殘書置擔頭取視之則

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焉
王固伯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
于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
見也許仲謙曰此弇州生平極
得意之作但恨繕寫多訛甚則
有數行後先顛倒舛錯者一日
得王閑仲校正善本仲謙喜躍
請呂孤行之人間而因拈前四
部中讀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
批駁釋道兩藏尤奇瑋宏博此

獨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予重
加參訂共得若干卷而先生之
碎璧殘璣收拾無遺矣初先生
遭家諱後日與敬美次公讀書

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

龍住西頭者已召起歟歷中外

納節節遠近贅文徵文者無虛

歲賓客觴詠無虛晷猶時時手

一編見之論著至于戢身靖廬

誓言掃筆研而翻閱兩藏經矻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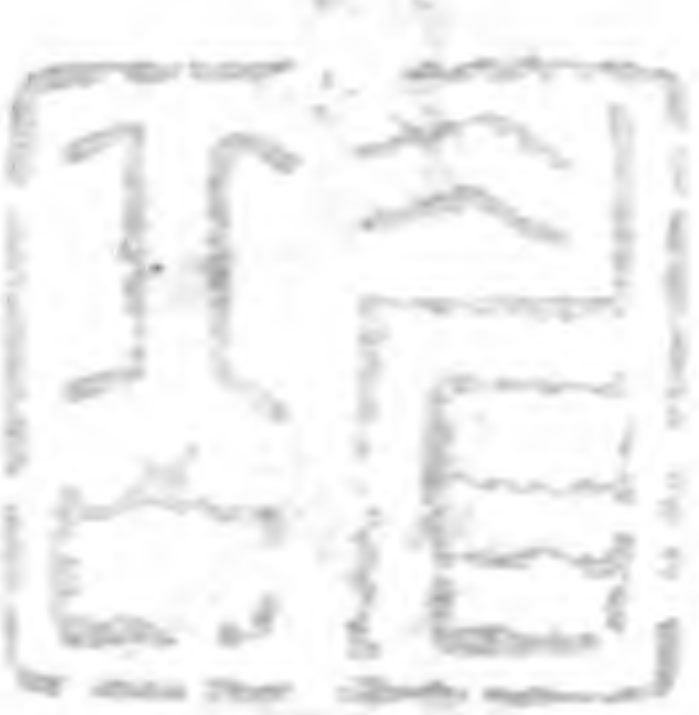
丹鉛如故也先生慧眼辨才與
妙觀睿智皆事事第一且栽培
之以國憲家猷熏染之以交遊
耆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
少年晚年讀書後互味之覺違
時跌宕縱橫標新領異如織錦
而問天孫食肉而問禁嚮雖眩
目爽口或出于偏師取勝者有
之至是霜降水落鑑空衡平奏
刃必中觚發矢必中的抓搔必

中痛癢斷案一新精彩萬變非
筆隨人老蓋識隨人老也先生
嘗謂余詩文關鍵出一字如獄
吏平反置一語如兵家律令推
而至于讀書法亦然若書生輕
於立論論議馳騁大放厥辭嘗
有驟發之數十年前而慚悔于
數十年後者即欲追取更竄一
兩字迄不可得夫未能使自己
解頤而乃欲使古人唯唯心服

無是理也宋尤延之手錄古書
即子弟諸女亦令抄寫視中秘
且過之而皆不傳濡須秦氏爲
金部員外郎奏請田宅文籍不
許子孫分割而竟不知零落何
所今先生論著大約如呂氏讀
書記及晁氏讀書志每終篇標
其大指以備遺忘而先生精確
過之其牙籤萬軸雖未必一一
無恙而糟粕去神髓存則身後

詩書後
月
六二
書籍之若存若亡奚足論哉閑
仲爲先生小阮校閱精確最得
真傳仲謙太常次公孫壻也尤
嫻於瑯琊王氏一家言謂四部
若大海水而讀書後則又海中
之貝闕珠宮也卷帙不苦浩繁
而學者得未曾有即以此孤行
人間足矣

雲間陳繼儒仲醇撰



讀書後目錄

人聞其笑

讀書後目錄

讀書後目錄

弇州山人讀書後目錄

讀莊子一

讀莊子二

讀莊子三

讀莊子讓王篇

讀列子

讀墨子

讀尹文子

讀孔叢子

讀劉子

讀子華子

讀楚語論

書趙世家公孫杵臼程嬰事後

書伍子胥傳後

書樂毅傳後

書司馬穰苴孫武傳後

書呂不韋黃歇傳後

書蔡澤傳後

讀黃石公

書項羽傳後

書蘇子范增論後

讀陸子

弇州山人讀書後目錄

讀淮南子

讀賈子

書齊悼惠王世家後一

書齊悼惠王世家後二

書賈誼傳及蘇軾所著論後

書司馬相如傳後

書霍光傳後

書淮南厲王傳後

書張安世傳後

書漢武帝時功臣侯年表後

書班史酷吏傳後

書涼州三明傳後

書揚雄傳後

書鄧禹傳後

書黨錮傳後

書蘇子瞻諸葛亮論後

書諸葛亮等傳後

書馬謖傳後

書陳思王傳後

讀徐幹中論

書陸遜父子及機雲傳後

書羊祜傳後

書阮籍傳後

讀書後
書周處傳後

書周顛傳後

弇州山人讀書後目錄

書謝安謝玄傳後

書晉史隱逸傳後

書范承明傳後

書慕容盛載記後

書謝靈運集後

書何胤傳後

書爾朱榮傳

讀文中子

書李勣傳後

書五王傳後

書李光弼傳後

書李晟馬燧傳後

書李鄴侯傳後

書鄴侯家傳後

書常袞傳後

書李白王維杜甫詩後

書韓文後

書柳文後

書王叔文傳後

書五代史後

書馮道傳後

書趙普傳後

書歐陽文後

讀朋黨論

書王介甫文後

書曾子固文後

弇州山人讀書後目錄

書三蘇文後

書老蘇文後

書蘇詩後

讀皇極經世觀物內篇

書韓世忠傳後

書趙鼎傳後

讀通書正蒙

書趙松雪集後

書耶律遼史後

書許衡傳後

書廉希憲伯顏諸傳後

書改併五音篇後

書陶九成書艸莽私乘後

書宋景濂集後一

書宋景濂集後二

書方正學文集後

書李空同集後

書李西涯古樂府後

書陳白沙集後

書王文成集後一

書王文成集後二

書李于鱗集後

書歸熙甫集後

書洹詞後

補遺

讀大學

讀中庸

讀孟子

附四部稿讀書後目錄

讀秦本紀一

讀秦本紀二

讀魏志

讀五代史

讀宋史

讀元史一

讀元史二

讀荀子

讀揚子

讀管子

讀逸周書

讀家語

讀關尹子

讀鬻子

讀列子

讀亢倉子

讀鬼谷子

讀鄧析子

讀呂氏春秋

讀韓詩外傳

讀白虎通

讀三墳

讀元命苞

讀衛霍傳

讀會昌一品集

讀...

讀...

讀...

讀...

附四部續稿讀佛經後目錄

讀圓覺經

讀壇經一

讀壇經二

書僧倜禪師傳後

書南陽國師傳後

書智玄法師傳後

書佛祖統紀後

書佛祖統載後

書弘明二集後

書南齊書後

書梁書後

書陳書後

書周書後

書隋書後

書唐書後

附四部續稿讀道經後目錄

書黃庭內景經後

書道德經後

書莊子要語後

書關尹子要語後

書天隱子後

書化書後

書元始上真衆仙記後

書許真君石函記後

書坐忘論後

書三茅真君傳後

書桓真人昇仙記後

書孫子要語後

書

書

書

附四部續稿讀道經後目錄

書張道陵傳後

書玄風慶會錄後一

書玄風慶會錄後二

書玄風慶會錄後三

書真仙通鑑後

書陳上陽金丹大要後

書李素菴中和集後

書李素齋中味集卷一

書勅士明金丹大要卷一

書真山真鑑卷一

書文風變會粹卷一

書文風變會粹卷二

書文風變會粹卷一

書文風變會粹卷一

弇州山人讀書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驥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讀莊子一

余讀莊子而歎曰嗟乎世固未有尊老子如莊子者也夫尊孔子者莫若孟子而孟子之尊孔子不過曰孔子聖之時又曰吾所願則學孔子而已其談仁義辨王伯探性善推不忍往往發

言而訓詁之也莊子之所撰著雖極而至於尊
天而無懷葛天之治其究必宿於老子之謂無
名無欲無爲無言以至無始之旨挫銳守雌和
光同塵絕聖智以應天下之法致柔守中抱一
含峻食母有精有信虛極靜篤以保一身之要
與他所掊擊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弊聖智之
當絕棄展轉反覆亾所不持引或曲而暢之或
旁而通之且詠言之嗟歎之必使老子之道高
出于堯舜之上其遺言下視乎六經而後已嗟
乎莊子之尊老子不亦至乎抑不特尊之而已
也而且老子之忠臣夫忠臣者揚主之善而諱
其短凡老子之所稱張與奪枉曲直全騁堅用
奇取大取小得志於天下之故稍近術而爲人
所窺者則已逆料宋儒之見攻而闕之彼且以
爲真闕之也而其辭之剽攘弔詭身先陷于不

言而不可多著也。多著而至於十餘萬
言，而其旨不過數百言而已。是以雜而不可竟
復，而使人厭書，不可以有意作也。以有意而作
之，是以誕而不可信，狂而使人怒嗟乎。何莊子
之忠於老子而不自忠也。

讀莊子二

太史公曰：莊子蒙人也。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其學無不窺然，要其本歸于老氏。其著書十餘
萬言，大抵率寓言，作漁父、盜蹠，以詆訾孔子之
徒，以明老子之術。蘇軾記其祠，而謂爲得老子
之麤者。莊子蓋助老子，特不可爲法，而引楚公
子操箠之僕隸，其主而出之，以爲愛公子而不
知事公子之法。凡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

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于訾詆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闞尹老聃之徒以至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余謂太史公非識莊子之麤者軾乃識莊子之麤而巧爲之蔽者也當老子之時見天下之俗日趣于薄以至詐力相矯思太古之朴一見焉而不可得謂仁義之名實啓之則不得不惡其名而歸咎于文武夫旣歸咎于文武而追其自則謂堯舜之不能造極于無爲而以有爲啓之則不得不致歉于堯舜夫堯舜而至流于周之末若有如老子所云者不知聖人不能爲俗能因俗而裁成之而已不然以老子之知之卽無位而不使東周之郭十里之巷若畏壘而日就織獵以有儀秦也莊子又後百年而生者也被見夫仁義之日僞而詐力之日深且其身僂焉而苦禮樂之

拘纍我謂孔子實言之而其門人實廣之且天下皆以爲聖人彼又懼夫老子之教日不勝故於聖人之外立所謂至人以尊老子又徃徃寓之一卮語於孔子而必持老子之說以駕其表然又窺見孔子之真爲聖而不可奪故間以一二格言寓之意若曰孔子之未見老子一格也其得見老子而受砭焉又一格也大意在尊老子而抑孔子旣抑之而又收之使爲老子徒彼夫語道術而不列孔子所謂鄒魯之儒非邪且何以見尊至軾所欲去讓王說劔漁父盜蹠四篇而以列禦寇之齊續於陽子西游而爲一章則甚當雖然無救于所謂詆訾孔子也

讀莊子三
 蘇氏之欲去讓王說劍盜蹠漁父四章而以列
 子前後之續也無所據特以盜蹠漁父之排孔
 子甚而欲去之夫內外雜篇何嘗不排孔子也
 其排婉而深不若盜蹠漁父之直而淺也然而
 吾于蘇氏取焉所以取者何以莊子之文得之
 也凡莊子之為文宏放馳逐縱而不可羈其辭
 高妙而有深味然託名多怪詭而轉句或晦棘

讀莊子三

蘇氏之欲去讓王說劍盜蹠漁父四章而以列
 子前後之續也無所據特以盜蹠漁父之排孔
 子甚而欲去之夫內外雜篇何嘗不排孔子也
 其排婉而深不若盜蹠漁父之直而淺也然而
 吾于蘇氏取焉所以取者何以莊子之文得之
 也凡莊子之為文宏放馳逐縱而不可羈其辭
 高妙而有深味然託名多怪詭而轉句或晦棘

而難解其下字或奧僻而不可識今是四章獨讓王猶近之而太疑于正而是三章者故甚顯暢而膚淺其法類若禮經之所謂樂記儒行者意必莊子之徒托而爲之者也韓愈作讀墨而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亦無所據而王安石引之吾以爲不必自子夏氏若莊子者蓋嘗受業於孔子之門而有得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凡莊子之所談如君臣父子之大戒天機嗜欲之深淺六經之用聖人之論議皆精切而爾雅卽田子方荀卿之所不能及特不若其治老子之深蓋游于吾聖教而中畔之者也太史公謂申韓之學出于老子故與之同傳唐人祖老子而離之吾以太史公信也夫所謂學不必其盡學也得一語而守之曰嗇曰儉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申韓氏之所貴也若莊子則無是也太史公又謂莊子梁惠王

齊宣王時人審爾奈何不使與孟子見而一相
究詰也莊子非告子夷之比也其鬪必若涿鹿
彭城之戰天地爲之蕩而不寧日月爲之晦而
不辨夫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
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

讀莊子讓王篇

讓王一篇或以爲漁父盜蹠說劍皆非莊先生
所作而讀其辭則若差暢而近古于道亦不至
悖第中所稱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
於子州支父而亦不受支父疑卽巢父也舜讓
天下於子州支伯而亦不受支伯疑支父子也
夫是三君子者不以天下易吾生者也舜又讓
天下於善卷而亦不受此不以吾身殉天下者

也又讓天下于石戶之農而不受此以舜之德
爲未至者也皆入深山蹈滄海而絕其跡者也
湯克桀以讓卞隨卞隨沈桐水而死讓瞽光瞽
光沈廬水而死則何言哉夫所貴于不爲天下
者爲生也所以能近道者爲削名也爲名而自
殘其身則不智居潔而顯揚其汙則不仁許由
巢父事多傳之者或不妄其他或莊先生之寓
言或他人璅言之而莊先生爲記之要之不足
道特惜夫莊先生之自持論而自相悖者也彼
卞隨瞽光者巢許五君子之罪人也而又何言
也

讀列子

吾始好列子文謂其與莊子同敘事而獨簡勁有力以爲差勝之于鱗亦以爲然而柳子厚故謂列子辭尤質厚少譌作最後稍熟莊子始知列子之不如莊子遠甚凡列子之談理引喻皆明淺僅得其虛泊無爲以幻破于膚膜之間而莊子則徃徃深入而探得其髓其出世處世之精妙有超于揣摩意見之表者至其措句

言書後
卷一
一
琢字出鬼入神固非列子之所敢望也吾意列
子非全文其文當缺而後有附會之者凡莊子
之所引微散漫而列子之所引則簡勁疑附會
之者因莊子之文而加劇琢者也柳柳州列子
辨獨舉劉向所稱爲鄭穆公時人以穆公在孔
子前百餘歲而歷舉列子在繻公時與其相駟
子陽證其非夫列子引孔子不一而足是可知
已又何必別引子陽以爲證且向寧不自知其
非鄭穆公穆之一字當由傳錄者訛柳州之辨
其所不必辨尤可笑也

讀墨子

墨子戰國一賢士大夫也孟子闢之以爲惑世
誣民若不可一日容于堯舜之世者而後世如
韓昌黎輩尚尊之以與孔子並稱而上媿于神
愚以爲皆過也今讀其書大抵皆平治天下國
家之道不甚悖于理如所爲入國必擇務而後
從事國家昏亂則語之以尚賢尚同國家貧則
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涵則語之非樂非

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
侵凌則語之兼愛然則墨子之言以救世主之
藥石耳非欲執而爲世主之準也獨所謂棺三
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
菹漏哭往哭來及從事乎衣食若以爲薄而無
當者然此亦中產之下之常至今獨不能改而
探墨子之旨大槩激于一時王公大人之爲葬
埋謂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操璧玉卽具戈劔鼎
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必
捶埵通壟輟民之事廢民之財如此而矯之以
薄亦何不可且夫驪山之藏不三載而焚掘殆
盡卽漢唐宋以還諸陵寢亾不發者王公大臣
貴家亾得完骨者厚葬之爲失不唯損天下之
有用以歸無用戕天下之有知以供無知其究
至于暴其親之醜以委艸莽餒鳧犬而橫開天
下椎埋劫殺之竅其罪加于薄葬者何啻萬萬

詩書後
卷一
倍顧不之訾而徒墨子之訾何也且夫墨子之
道行則世主必不能安宮室之侈與聲音綵色
狗馬田獵之奉卿大夫必不能安趙孟韓魏之
富而說客游士必不能安華陽碣石之居與後
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辭而闢之者蓋不止
一孟子也吾故曰微孟子墨子固不能久且大
也然而所謂塞路者何也貧乏失職之徒假其
說以干世主用之則貴且顯卽不用而可以希
冀賢豪富饒之勾施一廛一畝足以終其身而
已此非墨子意也爲墨子之徒而私之者意也

讀尹文子

尹文子非僞書其言刑名者真能言刑名家者也所謂智巧皆當與衆共之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以征陣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名語也他所証多諸家書頗覈而

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徒光分所食邑
三百戶請封黃弟茂爲關內侯茂子子國子國
生子印子印生弘農守仲驩仲驩子立與劉歆
友善歆故光同時人小可三十年耳是立與六
世大父行友也立子元元子建仕王莽爲建戎
大尹亦似太速疑必有脫誤

讀劉子

劉晝孔昭所作五十五篇其詞雖骯髒爽健而
不悖理道識是非有布帛菽粟之致清神防欲
知情韜光諸篇苦李蒙莊之籓隱然若窺見者
當六季之末而不墮月露煙華亦足貴矣鄙名
以後小露問學無關本真茲則多生之餘習矣

以於小覆問學無則本真茲無多主之翁賢矣
 當六季之末而不對凡覆整華亦且貴矣猶
 賦計雖大語篇苦李蒙珠之密則然各與良
 不於聖前滿是共亦亦與珠果之在書師初
 隱書非即所非其十五篇其同與如夾對而
 讀子華子

讀子華子

子華子十卷自孔子遇諸剡而贈之以束帛于
 是著焉劉向序其辭以為趙簡子奉纁幣聘之
 爵執圭而殺竇犢舜華子華子逡巡弗應簡子
 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
 能用也館于晏氏簡子卒而歸晉時已老矣遂
 不復仕以卒余得而讀之陽城胥渠章頗言陰
 陽之理亦有大致語而風輪水樞之說亦微近

穿鑿其辨黃帝鼎成升遐事甚詳然似是公孫
卿以後語駁郟子禮亦正然似是左氏以後語
辭趙簡子聘韋則模檀左文也晏子之事景公
也不治阿且其言阿則烹與封之說也謂仲尼
天也又曰轍跡病矣則門弟子之說也大道章
頗言身中之造化時時及養生北宮意章則及
醫矣是岐黃之說也凡子華子所言理在春秋
時最近而文則廣有所剽擬誦之可也采而益
我可也然不可以爲真子華子

讀楚語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柳宗元非之曰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蘇子復非之曰甚矣柳子之陋也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于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

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余則曰甚矣屈建之忍也而蘇子之好異也今夫取禮之輕者與食之重者比奚啻食重然則禮而輕也當其身尚不以廢食而況於其親乎哉從治命不從亂命恒也屈到之命薦芟亂也否也且夫芟與蔬簌等耳非若邕之痂長孺之爪甲腥穢而不可登席又非若銅雀之伎之淫侈也臨穴之殉之酷也宗老言之建頷之撤一蔬可以易益一豆不爲多國人何所誦太史何所書而天下後世何所知乎今以建之卻之又不能爲之諱而國人之媚新令尹者以爲不違道而書之太史傳之天下後世是揚先人之過者建之卻也不在薦也夫不忍于一薦之小禮而棄忘其父之嗜好其不孝小也急于揚已之名而不諱其父之誤其不孝大也夫建也挾左右廣之甲而欲無禮于盟主之上卿棄諸侯之信

而不之顧此夷狄也而何有于小禮也其父生
不得志于鼎俎而又銜建之驚桀故示微于宗
老而建卒弁髦之寧不違道也或云屈到之芟
建可薦也建之不薦左氏可無稱也左氏之稱
柳子可無非也柳子之非蘇子可無譏也蘇子
之譏子可無衷也甚矣儒者之好持論也余無
以對天下

書趙世家公孫杵臼程嬰事後

程嬰既已脫趙孤而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之
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
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
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易者請先死云云其後
韓厥說景公與程嬰謀而劫諸將僂屠岸賈滅
其族復與趙武田宅如故趙武旣冠爲成人程
嬰乃自殺以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或曰嬰可以

無死死過也予則以爲不然凡嬰之所爲存孤者誠難而杵臼死誠易然天下之所覩者生死也所不覩者難易也自趙孤之未立而嬰所以生者爲趙孤也嬰故未嘗一日忘死也趙孤立而嬰生則食趙氏之報嬰能無死也杵臼死而以生授嬰嬰生而以死還杵臼夫豈直義至盡哉蓋有餘仁矣雖然岸賈亦烏可非也盾以不能討賊失之終然其始事可亮也岸賈以不能匡雪失之始然其終事可取也盾旣爲法受惡而未有能表岸賈者也

伍子胥勇烈徇志丈夫也謂之盡孔子之道則
 不可謂之悖孔子之道亦不可孔子之事魯也
 幾微不合輒去之又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不
 合而去有新君在矣不以事新君為二心也孟
 子之言君之視臣如艸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
 子過矣艸芥其親寇讎之可也艸芥其身寇讎
 之不可也平王淫太子之婦而欲廢太子推忮

以僂其太子之傳而併及其兄卽商受何帝焉
受不僂文王不僂太公武也何以斬燼餘之頭
而懸太白鞭屍非過也情也亦理也吳王僚信
子胥之言謀伐楚而光阻之不以怨光而進專
諸俾刺僚而奪之位蓋審僚之不能得志于楚
也光爲之破楚以伸志故竭力而事之又爲其
子竭力而報越讎其必不赦越也欲以爲奢者
爲光而夫差弗信也社將徙矣力諫而死之知
亾智也能死忠也若子胥者於君臣父子之間
可無媿也太史公稱吳以子胥謀西破彊楚北
滅齊晉南服越人信哉獨所以彊吳之蹟備于
吳越春秋而其辭不雅馴使子胥之志明而材
不盡顯以此少泯泯耳或謂子胥之托子於鮑
氏何居曰彼蓋傷奢尚之綫絕而強延之以孝
托也吾故曰子胥者不悖孔子之道者也

書樂毅傳後

樂毅之破齊凡五載而功不就至以讒間去天下惜之獨蘇子瞻謂當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併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于內齊擊之于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愚以爲蘇子之論事勢審矣獨未能悉樂毅

也夫樂毅者夏侯玄之所謂仁人也彼非獨仁人也而又且智彼其合諸侯而擊齊一戰而大破之臨淄下濬王走死齊之重器竒瑤悉輸之燕中矣如是而不急攻莒卽墨者以爲二城彈丸之地不足爲吾害莒南近楚急之則必借楚以爲我敵卽墨東近海死守虜耳急之則多殺士卒而未卽破而齊故數百年大國也其人彊武而習兵且易以亂故必緩而用威德拊循之旣久而齊人皆爲燕矣夫豈直爲燕彼且以樂毅真吾主然則毅之兵固未嘗五載而盡頓于二城之下也以故新主立而南面之間得行騎劫代之勢不得不盡銳以攻卽墨而又以新將故不識地利而恣爲暴燕人失毅而離齊人失毅而振蓋不待火牛出而燕之敗形成矣且諸侯之所以不窺燕者自有說夫以齊舉宋而伐之燕舉齊而不伐非獨妬齊而厚燕也謂濬王

之不若昭王治也謂潛王之待諸侯倨而昭王之待諸侯恭也謂潛之舉宋而暴宋不若毅之舉齊而拊齊也且騎劫敗而諸侯猶偃然以此知蘇氏所論誤也不然使毅而有可訾則惠王必不悔而召之召之不歸而何以封其子高帝異代主也毅之後何以無功而封孔明三代才也何以自比毅而人猶未之許也若蘇子者真所謂以成敗論者也

書司馬穰苴孫武傳後

司馬穰苴孫武天下之言兵者歸之穰苴兵法不可見所見獨孫子十三篇其精切事理吾以爲太公不能過也而太史公獨稱穰苴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若爾穰苴其尤勝邪然太史公於穰苴則僅詳其斬莊賈于孫武僅詳其斬愛姬而已以爲用兵之道一賞罰盡之矣雖然以穰苴之善用兵而使

燕晉之師得脫而罷去追擊之僅收所亾境內
封地耳不能大有所摧敗也景公尊爲大司馬
而委之政其時亦可以有爲何不脩桓公之業
而廓大之卒見擯于高國以死至于吳之彊伍
員力耳柏舉之戰雖能乘勝入郢而班處其宮
使秦師得用其救再合再敗而後歸又不能預
防夫槩之爲內孽安在其爲武也太史氏又稱
其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恐亦附會之過當其時
武必先死矣不然而樵李之敗績會稽之許成
舍腹心之越而從事于石田之齊武胡爲不諫
救也太史公亦云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
者未必能行蓋頗見微指云穰苴之兵法大約
威王使臚忌輩增飾之晏子春秋亦一及其拒
景公宴遊事亦略可証

取三月進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于理為難
 信毋亦不韋故為之說而泄之秦皇使知其為
 真父而長保富貴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為
 書呂不韋黃歇傳後
 自古至今以術取富貴秉權勢者毋如呂不韋
 之穢且卑然亦無有如不韋之巧者也凡不韋
 之所籌策皆鑿空至難期而其應若響彼固自
 天幸亦其術有以攝之至于御倡而知其孕必
 取三月進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于理為難
 信毋亦不韋故為之說而泄之秦皇使知其為
 真父而長保富貴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為

是以詈秦皇而六國之亾人侈張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謂秦先六國而亾也不然不韋不敢言太后復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烏從而知其非羸出也黃歇之爲姦大類不韋而行之於爲相之後尤不義第其始之脫太子雖若鈎奇然甚勇而忠史固稱其博學洽聞覩所上秦皇書不下韓非子以一富貴之殢而積慮處事若虺蜮然亾身滅家而不覺豈不可悲也哉春申君不當稱四公子賤謀貴疎間親與文信侯竝而稱可也

書蔡澤傳後

蔡澤以唐舉一言之激袖手而入秦乘應侯之
自危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安然而據其
相位若承蜩然智者以爲蔡澤之用應侯然不
知應侯之用蔡澤也夫穰侯者秦太后之懿戚
而四十年之信臣也應侯以一亾命扼擊而奪
之此非特乘穰侯之瑕其材必有以大勝之者
夫應侯相而穰侯日見短則應侯之相日益固

言書後
卷一
三三
應侯之相日益固則穰侯終不振當應侯之爲相也竊君以行威福專意以酬恩怨人主非不知之特欲伸其所大欲耳武安僂鄭安平叛王稽見法人主之大欲不盡酬而應侯且無以自解蓋嘗彷彿皇而左右顧求其人以託稅駕之地而不可得旣而微知有蔡澤者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而不遇其困甚矣澤之與應侯又非有相知之素也其曷鼻黧顏蹙膝攣非能長富

貴者也與之語頗明消息盈縮之理而非有押闔操縱取天下之深計者也夫困極則易爲德非知素則深見恩不能長富貴則無與謀傾人之計策者明消息盈縮之理則必不忍蹈前轍無押闔操縱之深計則必無以見其長而形吾短故幡然而薦之天下皆以應侯能用賢而應侯之過自是無以聞于昭王者蔡澤而稱邪昭王固賢應侯其不稱邪則益以賢應侯謂亾有

讀書後
卷二
能及之者自是而據金印擁高貲而老死于東
第無患矣彼荀卿之於黃歇韓非之於李斯一
以師一以同學而材皆勝之固歇與斯之所畏
而不欲用者也宜其困且累死也

讀黃石公

黃石公素書六篇至爲淺顯孔老荀卿之所雅
言者豈別有不傳之祕以授子房而此則約其
凡爲可示人者哉不然當報讎大索之後跪而
進履于圮橋與夜半不失約子房已思過半矣
何用是素書爲也

書項羽傳後

吾少時閱書至夜分而困欲寐輒取項羽傳誦之卽灑然醒以爲非羽不能發太史公筆非太史公無以寫羽生氣羽之罪其大者在弑義帝坑秦卒二十萬人僂降王子嬰耳其惡不待言然彼皆有以致之義帝亦了了者第不免儒而腐夫一牧羊子耳王於項梁之手見梁敗而不羽之恤遽奪其軍而又不使之入關其救趙也

又使之爲次將而所聽令者羈旅庸奴之宋義
彼其心固已怏怏于帝殺宋義而楚卒屬之矣
刎王離破章邯而諸侯屬之矣破函關而秦屬
之矣其目中固已無義帝矣猶貌而使人請命
帝但委之于籍且猶不能免而曰如故約籍能
無恨也夫豈獨恨也當疑其與沛公結而圖籍
義帝擁空名于上欲以承平之君臣而御怏怏
之悍霸倒授太阿之柄而觸其鋒能不立碎也
雖然義帝者腐而不失其正者也新安之坑子
嬰之僂蓋天道也彼諸侯之卒積數世而其首
皆納于秦庭凡在者皆秦卒之刃餘也又皆其
子孫也幸羽一其心焉孰不爲之揮戈者子嬰
之降自降沛公耳非降羽也六王之身有屠而
死者有囚而死者有飢而死者夫負芻非羽故
君而燕及梁非祖父邪誰能忍之故曰有天道
也至楚漢之爲訟則羽之負漢者一而漢之負

言書後
卷一
三
楚者三羽之負漢不王關中而王巴蜀而已當
羽入關與沛公兄弟也又皆楚臣何必距而不
納其負一也鴻門之會不殺而封之巴蜀甫就
國而兵東嚮其負二也然猶有可言者至太公
甫脫高俎盟血未乾而反戈尾其後其負三也
羽自得罪義帝耳不得罪高祖高祖死何以見
羽地下哉余故友宗臣每酒間大呼吾寧不成
而爲羽不能成而爲高祖且謂高祖易與耳余
笑曰若言高祖易與則過高祖遇羽而拙故思
以拙勝之若固見其拙以爲易與耳不然彼章
邯黥布豈碌碌者何以取之若寄哉

書蘇子范增論後

蘇子之論范增甚奇而其爲書生於事體則甚
闇夫卿子冠軍何人也以一言之偶中而懷王
拜之爲上將軍其智勇未聞也章邯旣破項梁
而殺之楚人之膽奪矣移兵而渡河以大破趙
人趙人之膽奪矣趙舉而秦彊夫以已破之楚
膽而當方張之秦勢且皆半菽之飢腹而冰霜
不完之指唯有解甲而逆潰耳義送子相齊蓋

欲以爲遁穴而僥倖于目前之未戰乃佯爲大
言以壓項籍籍不殺宋義趙必下楚必潰楚之
潰在呼吸之間而無他術可以解爲籍計者何
以不殺義也增于此時去籍則秦追僂亾楚之
末將而族之必也籍勝則恨增以爲宋義之黨
而先去以爲三軍之望族之亦必也卽兩俱免
族而當叛臣僨將之名爲增計者何以去也夫
增奇策士也豈惟不去而已當與籍謀而殺義
不然何殺義之後事事日取增計而尊之爲亞
父也然則增不當去乎曰有坑秦卒二十萬人
失仁失仁法不足以取天下一當諫也違義帝
之約而王漢王楚失信失信法不足以取天下
二當諫也弑義帝失義失義法不足以取天下
三當諫也諫不從則去之去之而無忿憶之跡
以完其身可耳若殺卿子冠軍何以去也

讀陸子

陸賈縱橫者流耳而所撰十二篇皆淺顯無甚
倣儻之見而亦不詭于道或謂非賈書不然也
使後人僞爲之則必詭其理雄其詞而張皇其
事矣賈固時時近儒者高帝不讀書故驟而歎
其雄博其意不在馬上治故徐而益有入焉彼
其他所以拊尉佗和平勃皆正論也是故率以
富壽怡樂終而不爲食其之烹蒯徹之巫也說

固有道矣

然而不為貪其文之繁簡而為之

其辭其意不致其主命姑斜而益為入焉

其辭其意不致其主命姑斜而益為入焉

其辭其意不致其主命姑斜而益為入焉

其辭其意不致其主命姑斜而益為入焉

其辭其意不致其主命姑斜而益為入焉

其辭其意不致其主命姑斜而益為入焉

其辭其意不致其主命姑斜而益為入焉

弇州山人讀書後

而去之矣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驥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讀淮南子

宋本

史稱淮南子撰內書二十一一篇外書甚眾又有

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今

其存者內篇而已而又亾其三篇讀之知其非

一手一事也其理出於文子

莊子列子

其辭出於呂

氏春秋玉杯繁露慎子鄧析山海圖經爾雅其人則左吳蘇飛李尚田被伍被之徒各取其長而未及衷以故多錯綜重複不受整束而淮南王之材甚高其筆甚勁是以能成一家言蓋自先秦以後之文未有過淮南子者也其書爲劉向所纂集中篇之亾當亦自劉向爲更生時故當得其枕中之鴻寶而作黃金不成幾陷大辟父得惡諡是以諱而去之夫淮南王好神僊身坐死而遺禍及更生亦幸而存哉或曰淮南王真僊去不死者也漢以法誅王求王不得而諱之

讀賈子

賈子上下二篇其上篇皆誦說時務其事與辭皆載治安策中不知其書成自擇而上之邪抑以其書上之而爲班固之所裁節邪下篇則兼論德政援據古昔然論政則有餘論德則弗足矣人言文帝不能用賈生者妄言賈生不能用文帝者亦妄梁大國也懷王上愛子也以賈生居之蓋非久而入爲公卿矣生死而文帝次第

行其言孰謂賈生不用哉夫賈生用而不相陸
贄相而不用則其君有昏詰也

書齊悼惠王世家後一

齊悼惠王肥者高祖之庶長子也哀王襄者悼
惠王之元嫡也文帝者高祖之第四庶子也惠
帝崩有二子皆疑當廢哀王立而考惠帝于事
正于序宜呂氏歿諸呂謀危漢哀王發兵入討
之爲外主而諸弟朱虛侯章爲內主奪產祿之
鬼而誅之功最大兵發而謬召平詐取瑯琊下
濟南材至高諸大臣絳灌曲逆畏哀王之武而

貪文帝之仁弱舍此而立彼僅還所奪之郡一
侯其舅駟鈞以小慰觖望而已哀王以是歲薨
而文帝至爲令主比德三代傳世二十寧非天
哉二年王章王興居然皆背割梁趙盟皆析齊
之壤而封之以失職怏怏章死而興居叛誅十
二年志在王濟北十六年辟光王濟南賢王菑
川邨王膠西雄渠王膠東皆悼惠子也吳楚反
其不從反者僅一齊地而已雖王之尚未愜于
志也絳侯下獄駟鈞享國薄昭誅死外家之說
胡據哉

握權而亂天下而置之非本心也其意實患哀王之果銳且其舉兵時名以誅諸呂則必以薄諸呂之共事者慮他日之見誅而貪代王之仁弱建策立之夫舍有功之齊而推不意之代王王必德我嗟乎庸詎知絳侯廷尉之獄不在哀王而在文帝駟鈞老于徹侯而薄昭以暴橫戮也抑不特此博陸侯光之立昌邑王有廣陵在也不聞昌邑之賢于廣陵光固難廣陵而易昌邑也昌邑廢而拔宣帝于民間而帝之天下之德光孰有過于宣帝者然而族光者宣帝也徐羨之等之廢廢帝也而先以法除義真爲義真言敏銳故預廢焉以爲文帝地不知誅羨之等者又文帝也勃之辱光之族羨之等之誅雖必不盡出于公然而諸臣者所樹皆得人以成一代之治所以報之者亦少恩哉

書賈誼傳及蘇軾所著論後

余少讀蘇軾所爲賈誼論謂非漢文不能用賈
生乃賈生之不能用漢文爾而中有云絳侯新
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
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此其君臣相得之
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
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
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

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獲用也不如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吾未嘗不伏蘇氏論人之當揆事之長而歎賈生之無辭以自解其後得班史之所著傳而讀之然後知蘇氏之工于揆事急于持論而不盡悉故實也夫賈生之始建議改正朔易服色制官名典禮樂固非絳灌之所喜而實亦非絳灌所深惡也其所深惡者在遣功臣列侯就國而已故假以紛更之罪而譖之帝帝亦因其譖而姑出誼以慰安之且欲老其材而後用之耳非果于棄誼也何以知其然也諸王太傅在王相下與郡守等自大中

夫而出不爲左特以長沙卑濕且一異姓貧弱之王其跡似棄耳亾何而召見宣室自以爲弗如而徒傳梁梁大國也梁王愛子也誼不死卽入而九卿矣故曰帝非果于棄誼也誼亦非悲鬱侘傺而至死者何以知其然也弔屈之辭雖若以自擬而實譏其不能自引而高逝賦鵬之辭雖若以自弔而實歸之知命而不憂其所上治安策有可爲痛哭長太息者蓋在召對宣室與傳梁之後也所謂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者豈實錄哉且賈生之自傷在爲傳無狀且哭泣以悲梁王之墮馬而死非以不用也壽夭有命生之天又焉知非其命之盡而歸之自傷又歸之不用寧非寃哉史旣稱絳灌之惡之而絳侯之就國以一言告訐而逮繫誼以待大臣之禮風之而上遂幡然改誼不絳侯之怨是脩而脩國體抑何厚也劉向所以深惜之而軾不之

知也夫誼死而文帝次第用其言誼雖天不爲不用也吾固曰蘇氏之工于揆事急于持論而不盡悉故實者此也

書司馬相如傳後

司馬長卿不羞其淫奔之卓女而自紀其事使史家傳之以穢後人其文辭之美麗固不能相救而子長復謂其與卓氏婚饒于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嘗稱病閒居不慕官爵似未盡得其意者長卿固智人也方其一出使而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婦翁吏之易恥以爲榮而又成闢土之功名於願已滿矣逆知武帝

言書後 卷二 二
之易封而亦易僂故避而吏隱于文園擁國色
發揮文詞以自娛樂不亦泰哉彼其材已試于
西南夷武帝固心器之矣使小與公卿國家之
事而取通侯之印擁公卿之組固不難其與主
父吾丘買臣嚴助輩駢首于東市亦易也王子
猷蓋知之是故不取井丹之高潔而取長卿之
玩世者所謂智也

書霍光傳後

當武帝之末海內虛耗盜賊羣起強藩壯王睥
睨于外而博陸宣成侯以宿衛之庶臣無三事
九伐之素寄擁八歲之幼主而御宸極中外之
孽不作公私之庾漸充能使其君晏然而信之
一日而僂貴主覆悍社收椒宮之祖父與副相
之重駢首就屠而亾後言廢一君立一君若承
蜩而亾它變此非有沈毅獨斷之略周詳萬全

之慮不能也其所以胎禍者驟乘之芒刺而罪
至于不可解者宮掖之醜毒而要之有天道焉
武帝雄鷲好殺光固已心儀之少府徐仁廷尉
王平之議獄不當而已胡至死也昌邑王之淫
亂不足以當宗社之寄卽有之其從官坐不諫
正削秩禁錮可耳胡至二百餘人悉棄市也王
莽之子妄言以莽故寬之可也胡至使父醜其
子田延年之決于廢立功非小胡忍以詐取平
直事必置之自盡也凡光所持三尺寧過毋不
及是以宣帝一時不勝法拏僂而無遺亂寧非
天也然帝能誅光之子孫而不能盡削光之忠
猶像之麟閣以寓其思侯封之續及于旁胤中
牢之祀迄于東京則光固有以自剖別哉

率以強或于東京與光固亦以自陪隄若

誰外之難器以密其思辨德之

天也然亦命而不可違也

又且以言也一報不報我學

此等及置之自盡也

書淮南厲王傳後

淮南厲王驕恣不奉法其所論獄若為黃屋擅

拜丞相爵關內侯收聚諸侯王人亡命賊殺無

罪人法皆可以死而坐以謀反則未也以文帝

時天下若金甌而又最稱理即病狂喪心者亦

何敢以蕞爾彈丸之地而與之抗且夫男子七

十人輦車四十乘反當何所為也使閩越匈奴

以市明珠良馬或有之夫越數千里之外徼荒

服之夷虜而爲期會欲與其人相應合世固無是理也當是時天下之人實知之以故文帝之賢厲王之暴而尺布斗粟之謠所由起不然而文帝亦何至終愧悔邪其子安之反則有之蓋憤父之死矜已之才而窺武帝之有釁也亦可謂不智矣雖然王安之謀反固也然而未成反也學仙者流則謂王與八公者習不死術而流言聞于武帝帝使按之卽與八公俱上升帝恐其爲天下惑而別起間如後之戾太子子輿事而稱其自殺以苟完獄耳以故心豔其事竭天下之財力求爲神仙而不可得劉向去安時無幾得枕中之遺籍而寶習之此寧非明徵哉獨所謂八公者有左吳伍被雷被夫左吳首禍者也伍被首反者也雷被告變者也雷被用而左吳伍被誅意八公自有人不然吾未見三子之能仙去也班史不當與伍被別作傳當附之安

傳蒯通亦不當別作傳當附之韓信傳江克當
附之戾太子傳息夫躬當附之董賢傳嗚呼孰
謂班史有定識哉

書張安世傳後

張湯之于安世父子也其才智強記同然而湯
刻而儉安世慎而共湯膽大安世小若是乎薰
蕕也然而有不可曉者湯廉而安世貪也劉向
之于歆父子也其才氣學問同然向爲劉氏而
攻王氏歆爲王氏而削劉氏其忠逆異也他若
石碯之忠而厚逆也賈逵之忠而克逆也桓彝
之忠而溫逆也黃權之降敵而崇死敵也沈充

之逆而勁忠也李懷光之逆而權忠也所謂父
 不得而子者寧獨堯之丹朱瞽叟之舜舜之商
 均鯀之禹也雖然子可以有不賢父父不可以
 有不賢子則子尤重哉

書漢武帝時功臣侯年表後

世稱漢武帝不愛通侯之賞以鼓舞世之趣功
 名者故能破匈奴滅朝鮮舉甌閩卷南越闡滇
 蜀而增益天下之半然所謂封侯者殊不可曉
 而所謂罰者亦未盡當也今夫丞相天子所與
 共理天下者也固當以賢舉藉以不侯而不丞
 相固不可以丞相不功而與之侯尤不可也孰
 若俟其相道得而後侯之乎乃至遂舉之以為

例使田千秋以一言而相又緣相而得侯何也
卜式請以父子擊南越賞之可也而與之關內
侯不可也孰若賞而聽之往功成而後侯之乎
樂大一妄庸人耳而遽以之爲上將軍而侯之
以五千戶之封孰若俟其驗而人主之壽益而
富貴之乎大將軍青之破右賢王得其將校人
畜至數萬計益封可也而益之至八千七百戶
其二子皆襁褓而悉封侯不已濫乎其最後帥
師圍單于斬首鹵級萬九千使其王叛而稱其
主號而不益封乃至將校俱不得侯何也戾太
子自經于泉鳩里之舍男子張富昌蹋戶而入
令史李壽昌趨抱解之太子而生侯之可也不
生賞之可也胡至聯翩而侯邦題之邑乎上官
桀之破郁成得其王于康居而使四騎縛送之
貳師所恐其有失也騎士趙第拔劍斬之無可
賞也桀不過轉一官爲少府而第胡以侯新時

乎至于罰之不中節尤有可言者荀彘之縛路
博德以爭功相疾棄市然樓船之始敗于朝鮮
旣以左將軍勝而後合兵又陰與敵和非無罪
者也公孫遂之徃天子知二將之異使正之且
許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與左將軍謀而縛樓船
非矯制也左將軍誅遂亦可誅乎左將軍卽可
誅朝鮮平矣獨不可以功贖乎張富昌李壽昌
以太子侯田千秋以白太子寃侯而太子無罪
之嫡尚繫之獄何也第所謂罰亦就一侯事舉
而及之耳其他死于酷吏之手而決于一時之
怒不可屈指數也嗟乎武帝以人主之威天下
之力驅之誘之幸而成功名于將亾之敵孰謂
其能鼓舞哉

書班史酷吏傳後

太史公敘酷吏中有張湯杜周以湯逢武帝之
伎而道以深文故所以描寫其情狀不遺力卽
小廉薦士不沒之然不以貴也班氏之稱湯謂
辨當否國家賴其便又云湯周子孫貴盛故
別傳噫何足訓哉太史公之誅湯誅意也吾獨
恠夫郅都骨鯁廉信士也爲濟南守滅矚氏首
惡餘皆股栗而已不若義縱王溫舒之妄殺也

爲中尉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側目而視而
已又不若溫舒之諂事有勢姦如山不可犯也
爲雁門守匈奴不敢犯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
射之莫能中都固糾糾干城也其罪獨有臨江
王詣中尉府對簿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禁弗
予意以爲上親子吾不敢廢法又如是而已非
有所迎徇深文煨質也身之不免而被以酷名
寃哉田延年增車牛直剋貲三千萬罪固有之
然其爲河東選拔尹翁歸等爲爪牙誅鋤豪強
亦如是而已翁歸能臣也必不爲濫刑延年于
廢立有大功何至等之酷吏哉郅都死矣寃于
太史公田延年死矣復寃于班氏吾以爲二史
亦深文者

亦其文者

太史公田段半張兵斯交于地及齊以多二史

魏立休大也則至事之州東游海海以多夜

亦收去而

然其意可

書涼州三明傳後

余讀涼州三明傳若威明然明皆廉節好讓有
將帥材著績中外而皆不免為名使威明尤好
之甚至自疏為黨人而上不之問夫明哲保身
者固若是乎大將軍武太傳蕃之有朝望志除
宦官誰不知之豈有所徵而不知本謀者然明
亦不過于生死是非之際一時不能決擇耳既
成而始悔辭爵不拜追理武蕃之寃表薦李膺

王暢以與閹宦抗雖曰晚矣猶知有不遠復者
紀明真將材也當西羌之爲梗鄧騭挾元舅之
尊秉大將鉞以天下全力與之角而不勝幾棄
涼州頽以孤軍轉戰十餘年長矛勁弩奮其膂
力爲之盡非其材之過人疇克如是晚節與中
官比冀以全身而竟身殉之良可歎也陽球爲
酷吏非有腹心之素一疏而誅中貴人父子立
蹴上台奪帝所甚愛而除之漢事故不可測哉

書揚雄傳後

自孟子歿而有荀卿氏荀卿歿三百餘年而有
揚雄氏中間若董仲舒之正毛伏以下之專于
其經術若有補焉而未有利言以維持道統者
揚雄氏始準周易而爲太玄準魯論而爲法言
法言之所結撰要在於尊周孔辨術經治一時
已稱述之至昌黎氏而尊涑水氏而信涑水氏
之於孟子不能信而獨信揚雄氏揚雄氏之出

處其先亦未有些言之者獨不能不推致恨于劇
秦美新而紫陽氏之著通鑑綱目直書之曰莽
大夫揚雄死蓋舉市國之褚淵歷姓之馮道所
不加者而加之于是雄之名遂忍人之齒頰而
其身毋所容于聖門之籓籬矣及考其傳而推
之則事不必盡然而情亦有大可原者當雄之
游京師而給事黃門也成帝之世與王莽劉歆
竝哀帝之初復與董賢竝莽賢皆至三公負責
勢所薦引立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漢劉
歆輩皆用符命頌功德而雄復不侯以耆老久
次轉大夫則其不附王莽可知然所以濡滯而
不去者以去則莽必恨之恨之則必追而戮之
卽不恨必且召而有龔勝之事雄見夫莽雖奸
然自唐虞以後所創有而未嘗稱干戈以剪劉
氏之社稷而身又不當扞圉之任如是而死孔
門之所不載而微箕之懿戚尚且受封于周而

謂之仁是以浮沈待盡以存五世一綫之息耳
至于劇秦美新故不見本傳卽有之亦投閣之
後不得已冀以瓦全且所劇者秦耳而不及漢
所美之新美于秦耳不美于漢也不然涑水氏
能斥馮道訛介甫而獨雄是恕乎哉紫陽氏之
深意吾固已知之卽文中子之賢尚議其僭攻
其瑕而宋之統遂接孟子矣何況區區一雄哉

書鄧禹傳後

鄧仲華有遠識蕭張流也然而非大將材也其
心寄雖已篤而齒尚卑名位尚輕戰事尚未練
一旦中分六師之半崇以三公之位而委之關
中之大敵竊以爲光武誤也斯道也高祖蓋深
知之故根本付之鄼侯謀畫寄之良平而大將
之印獨舒徐焉必待淮陰而後有所歸彼于料
已料敵審也夫史稱光武論河西其將吏皆臣

服以爲天子明見萬里外雖然此共事耳吾以爲明不如高祖高祖以數萬衆授一釣者佐以羈旅之降王而不之制裂地以予未輸膽之大盜而不之惜得一叛王以已之供供焉而不之疑若光武者猜龐萌抑隗囂薄彭寵而致其叛于呼吸成敗之際不爲明且遠也我事尚未就高皇之善任也實與漢高竝是故韓公誠意跡不蹈行陣而中山開平歲不絕受賑之託彼皆各當其用也然則善將將者毋若漢高之與我高皇也

書黨錮傳後

黨錮中當以李元禮爲第一陳仲舉次之竇游平擁后父之尊迎立嗣主此不過人臣之常節耳而身改大國一子二從皆封侯握兵縱遂能聲宦官罪而盡誅之何以服其心使無語邪元禮文武材也惜不善用之耳史稱其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耻貴勢此三者誠有之夫豈惟非明哲保身之道卽

所以樹臣節而全國體者亦未當也林宗雖曰
遜言危行終享時晦亦是由早逝耳使得及陳
竇之變恐亦不能免也諸君猶之可也張元節
岑公孝不勝其剛腸肥腦陷府主于大辟而身
竝亾命元節之所株累爲之捐城委爵破族屠
身至數十百所嗟夫是不可爲范孟博乎縱不
復愧諸死友獨不愧翟超成瑨乎哉且也賢者
不必皆黨錮黨錮亦不必皆賢劉景升不臣張
邈胡毋班不擇比胡以終也蓋十餘年而欲挾
匹夫之持論與朝宁相抗者吾不知所終矣

書蘇子瞻諸葛亮論後

蘇子瞻以仁義詐力雜用而取天下為孔明之
 所以失而謂劉表之喪昭烈在荊州孔明欲襲
 而取其孤昭烈不忍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
 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其與曹操異
 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
 若曹操之強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
 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

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
爲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嚮應難矣凡
蘇子之持論甚至而事甚美雖然吾以爲蘇子
書生也不識理勢且又不讀書不攷其時事夫
荊州用武之地孔明之初見昭烈已言之昭烈
不得荊州不可以抗曹氏曹氏不得荊州不可
以滅昭烈而扼江左之上游然則曹氏未嘗一
日而忘荊州與昭烈也昭烈以左將軍領豫州
牧劉表僅鎮南將軍領荊州牧其位在表上特
以羈旅相依粗具契誼非有君臣之分也表天
子之一刺史非世守之國也表兄也昭烈弟也
兄終弟及非過也取之固可否則取之而表琦
爲刺史而身輔之以拒曹氏亦可昭烈之不忍
固仁也而孔明之計非不義也當陽之敗幸而
夏口尚有歸又幸而孫權不與曹氏合耳不然
昭烈之首已懸之許昌矣吾固曰蘇子不曉理

勢也昭烈之入蜀劉璋逆之欲破張魯孔明不在行也其卽會而欲掩劉璋者龐統法正也而昭烈不忍也旣劉璋微覺之而不給軍食所至以兵守關隘昭烈欲歸荊州而跋尾之不然且立槁矣劉璋焉子也焉不卹宗室之玷危而據險自固朝貢俱廢又擅造郊祀乘輿法物非叛臣而何璋之立未請命也曹氏之拜官曹氏與國而已仗義以討之夫誰曰不宜吾故曰蘇子不讀書又不攷其時事蘇子又曰曹操旣死子丕代立當操之臨終召丕而囑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而不丕與植相殘如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况能以得天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愚以爲蘇子蓋不特書生而已一妄庸人嚙語也夫自古捐金而間者豈唯漢高秦始之于趙魏亦

有之矣夫秦之間信陵李牧其勢固已如太山
壓一卵而當時信使游客車相錯而無禁高帝
之與項籍兩軍相拒不過數十里信使游客亦
不絕而後皆得以行金而爲間今魏蜀之使不
通而關譏若戟門誰爲之行金兩國之臣非故
交誰爲之通間且夫丕嗣之三月而篡漢篡之
踰月而召植而囚之若孤豚又其大臣皆曹氏
之心腹也夫間必自隙入所謂隙者安在也夫
守義而責其所當得之吳蜀廢義而言其必可
乘之間抑何前後翻覆也吾故曰蘇子者一妄
庸人嚶語也

書諸葛亮等傳後

孔明與子瑜爲親昆季而公休則從弟也孔明爲漢丞相秉國鈞子瑜至大將軍亦參預吳大政而公休仕魏至司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三公也又皆自致功名封徹侯而公休獨不終卽世說所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而公休之望實俱下下矣第考其行事恐公休亦不分爲狗也在洛下與夏侯太初齊

名爲吏部郎中丞尚書皆有望實出鎮壽春使一方肅戢及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者且曰爲諸葛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抑不但公休而已也卽子瑜之子元遜其材亦孔明流亞也識度故不及耳元遜事事效孔明孔明相幼主則亦相幼主孔明伐魏則亦伐魏孔明斬馬謖則亦斬朱異孔明責李嚴則亦責李嚴循跡而效之此其所以愈速禍也且夫山越之收何下于孟獲之禽而淮南之勝亦有光于祁山之捷最後頓兵堅城以疫退舍雖損失亦不至斜谷之敗也其所以人情相徑庭後事遂霄壤者孔明密元遜疎孔明靜元遜躁孔明遂而順元遜遂而倨孔明嚴而仁元遜嚴而刻耳嗟乎孔明之忠漢也與子瑜之忠吳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尚之死孝也壽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也壽不知之矣後世尚能知之

而元遜之忠吳也後世亦不知嗚呼壽不唯不
知也而列公休于鍾會列元遜于孫峻孫琳不
亦冤哉即之忠黨也與于無之忠吳也思遠之
而尋元遜之初輔政其聲望赫然每出百姓延
頸思見其貌而淮南之役覆魏之全師而取
之中原大震其後雖不利亦不至掩前勝也
何三月之間而頓失人心以至覆宗僂身爲
世口實乃爾蓋孫峻之徒畏其嚴忌其盛而
構之少主未必皆實錄也嗚呼人固不可以
成敗論哉元遜滅于吳而仲弟喬有後于蜀
公休滅于魏而少子靚有後于吳其子復顯
于晉思遠與子尚俱徇節而季京仕晉爲郎
天之巧于全賢者後若此

書馬謖傳後

馬謖之所譚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雖太公孫武之爲法孰能過之然張郃一騎將耳以翼德之寡謀提之而有餘謖用孔明之成師一戰而沮壞不復振者此心戰之論豎儒之所傾聽而街亭之所繇敗也孔明未能盡離儒者是以輕信謖而大用之其後誅謖是也習鑿齒之論孔明得其誅而不得其所以誅

書陳思王植傳後

陳思王於文帝同母弟也文帝卽位之二年卽
風監國謁者論劾其罪召而欲誅之以太后之
救而幸免然亦瀕死者數矣蓋以武帝之世有
奪嫡之謀而未遂故也而王仲淹乃曰思王三
以天下讓夫豈其情哉與楊脩善則脩爲之擬
答與丁儀丁廙善則儀廙爲之請嗣雖有百口
無以自解然丕方矯情自飾而植乃任性以行

也魏延吳懿可用而不用其不平久矣苟惜謾
不誅何以使之服自是而更有失律者何以獨
行法獨行法則衆議紛然而蝟起不行法則軍
氣瓦解而不振謾清談士也寧可以得臣比乎
荀林父赦而晉霸得臣誅而不害楚彊然則楚
亦未可非也載考向朗傳隨亮漢中朗素與馬
謖善謖逃亾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
然則謖且逃矣不卽歸死司敗捕而後得之不
誅何待

書陳思王植傳後

陳思王於文帝同母弟也文帝卽位之二年卽
風監國謁者論劾其罪召而欲誅之以太后之
救而幸免然亦瀕死者數矣蓋以武帝之世有
奪嫡之謀而未遂故也而王仲淹乃曰思王三
以天下讓夫豈其情哉與楊脩善則脩爲之擬
答與丁儀丁廙善則儀廙爲之請嗣雖有百口
無以自解然丕方矯情自飾而植乃任性以行

乘車馳道中與伐吳醉不能受命此雖非臣子
之節然觀過知仁亦可以見思王之無意奪嫡
而貪功名者知三子輩成之也仲淹殆得其微
矣雖然思王之失職成之者三子也而啓之者
武帝也攷之漢建安十五年司徒趙溫辟丕茂
才而坐溫選舉不以實免官十六年始拜五官
中郎將而植已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淄侯
是時同母之兄任城尚未侯也二十一年而任
城始侯鄢陵則思王已加食邑至萬戶又時時
對人稱說其才而欲立之豈所以安思王哉不
特一思王也鄧哀王冲僅十三而亦欲立之及
其亾也乃謂文帝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
也噫是何言也厥後任城以彊勇毒思王削而
移徙藩國若傳舍幽憂疎隔亾異囚竄至使文
帝後謂臣下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蒼舒在
我亦無天下蒼舒者冲小名也嗚呼孰謂非武

讀書後
卷二
帝啓之哉如意不死呂氏而死漢高攸不斥晉
武而斥晉文定陶豫章幸而免耳然亦危矣按
魏略又謂太祖疾甚驛召任城至洛而已殂任
城乃謂臨淄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臨淄
侯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然則斯言也王仲
淹之所以稱讓任城之所以毒而思王之所以
終免也

讀徐幹中論

徐偉長於七子中不甚錚錚其所著玄猿漏卮
扇橘諸賦見推於曹子桓者今多不之見而獨
中論十一篇卽子桓所稱成一家言者東漢之
季其文氣最爲緩弱不流暢然頗樸而近于理
如幹中論是也視學已自近裏法象猶足裨身
然此二者非孟德之所急考僞一章所條爲名
之弊凡數總而斥之曰盜夫斥之曰盜誠惡之

也然而孟德倡之也孟德倡之而偉長斤之子
 桓以為稱而不之覺嗚呼其真不之覺邪將不
 滿于孟德邪

書陸遜父子及機雲傳後

陸伯言一少年書生受脈而據諸將之上揮塵
 揚策破天下之所憚服以為英雄如昭烈者若
 拉枯朽然後挫北兵奠南服國無亾鏃算不遺
 籌其孔明之流亞歟而物議稍不及者當由經
 理內政收採羣情有所未足耳孫仲謀能信之
 于未試之初而疑之于既成之後非伯言之有
 勤怠也仲謀有勤怠也幼節德不及羊叔子而

才微勝之然能使孫皓緩亾者皆其力哉夫以
權之智而不能容伯言以皓之昏而能容幼節
者天也士衡縱橫六寸之管而假七尺之壯軀
叨三世之將名不能逆自韜晦擁旄非分舉宗
覆滅不亦哀哉道家之忌士衡固已知之而又
犯之且伯言前後決勝頗以陰謀而幼節之平
西陵坑僂無噍類又寧盡天也士龍前後爲守
令皆著循吏聲然以區區小仁而欲爲顛厦之
木難矣

書羊祜傳後

史之所以美羊叔子者至矣其先識不伐則見于曹爽之敗有功不居則見于國邑之辭日與吳勁而敵不恨恩施于敵而上不疑餉歲積而民不告困歿有遺思而久不至忘夫豈直古之遺愛已哉至于宏覽淵識冲度和襟郭遐周顏子之目殆不虛矣雖然吾以爲叔子智者也得老氏之用而精之者也若於仁則吾斯之未敢

信何以知其然也夫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
先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曰功成名遂身退天
下之道夫此數者皆叔子之所饒有也得俘兒
而不殺縛敵將而放歸此非慈乎輕裘緩帶鈴
閣之下不過數人此非儉乎一聞開府蹶蹠不
居而讓之三光祿此非不敢先乎追斬敵將憐
其死節而厚殯殮之此非哀者勝乎大業垂就
而預爲容棺之墟以待此非功成名遂身退者
乎雖叔子爲德于吳厚矣然未嘗一日而忘滅
吳則又老氏之所謂將欲取之必故與之者也
且夫曹爽樗而魏之族也其志猶有魏也司馬
氏材而魏之賊也其志已無魏矣叔子魏臣也
何以策爽之必敗而遠之策昭之必取而就之
陳留王之立也何以不願爲侍臣而求外補吏
也未幾而何以安爲相國從事中郎掌機密也
賈克小人也何以出關中而密疏留之蓋策賈

言書後 卷二 四
克之必不成出也凡此皆所謂智也夫仁人者
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吾何敢信焉雖然自魏晉
之際未有如叔子之賢者也以司馬氏腹心叔
子最賢而尚無後張華次賢則僂而無後然二
子尚猶成其名也裴秀次賢則子顏僂而無後
王沈不忠則子浚亦以不忠僂而又無後賈克
不忠無後而族盡滅何曾稍疎則至孫而滅亦
無後嗚呼司馬之德若是而能久有晉哉

書阮籍傳後

吾嘗讀晉書阮籍傳謂其喜怒不形于色發言
玄遠口不臧否人物而又云能爲青白眼見禮
俗之士以白眼對之由是見疾如讎以爲立言
者之自相牴牾而不知其皆實錄也謂籍以酒
全其天非也籍乃以巧全其天者籍故逆知
司馬氏之必篡魏而不欲爲之臣與荀勗賈克
輩同列而自顧其瓌傑之貌宏麗之文磊落不

羈之才欲掩之而不可得司馬氏必知之而且欲用之夫司馬氏欲用之而不爲之用必死爲之用而不預其謀亦必死死則又不足以成名故托而逃之醉一醉而連縣至六十日彼豈其情也哉凡其臥酒家乞步兵厨甚至於母死而舉二斗酒食一蒸豚自遠于名教之外使何曾輩疾而惡諸司馬氏皆以爲不死地也曾言而不用故無他其言用不過廢徙而已不死也然猶慮司馬氏之識之故其乞相東平草勸受九錫章示若爲之用者特不勝好酒之一念耳使司馬氏狎而愛之愛而舍之以終保牖者巧也昔人謂澄公以石虎爲海鷗鳥若籍者殆以司馬氏爲海鷗鳥也嵇康略知之矣而未能究故雖稱土木形骸不事脩飾而時露其鋒距于土木之表此何時也而其與山濤書菲薄湯武之放伐鍾會何人也造康而箕踞待之不爲禮且

問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夫會之來叩籍
以時事也亦其見康意也籍醉而不能答會亦
當恨之特其所以恨籍者淺而恨康者深也知
二子者莫孫登若登故報籍以長嘯而報康以
苦辭康下獄而後悔晚矣又不知乃以勸進九
錫章短籍按進章不見籍傳而見文紀末謂大
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勲超于桓文然後游
滄海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然則風之終
讓也非勸進也不然以炎之爲婿豈不足爲呂
公王莽者而至飲一醉六十日而不之許也

書周顛傳後

周伯仁吾所不解過江以後若使追喪亂之艱
難此身之非有或散髮巖阿或栖遲冗列用拙
挫名以酒蔽身可也既居九列叅密議而縱飲
沉湎狂僻廢禮且夫密疏申救始興而不言德
固若長者夫以元老故交哀呼求救了不之盼
而顧左右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
肘寧能不使之飲恨橫發邪伯仁若思卽始興

言書後 卷二 四
救之久不必殺但小緩耳伯仁死始興不能無
罪檢表而泣以情語諸子猶庶幾哉

書周處傳後

周子隱感奮時譏折節砥礪文武果亮爲時所
儀抗忤權戚委命疆圉若無可憾者吾猶謂其
爲晉而死六陌不若爲吳而死無難督也亾國
之戚雖足以杜王渾口而吳魏均滅要之百步
五十步耳宣佩之勛猶不在子隱下而晚節不
固獨彥和首亂而存宣季從亂而旌晉於是乎
失刑賞哉議者謂子隱之子孫多愧其先烈吾

讀書後
獨以爲之兆也若筵者皎然爲君子且有光矣

弇州山人讀書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驥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書謝玄安傳後

謝安石格量弘濟故是始興以上人然大略能
因事爲功矯情鎮物耳淝水之勝雖曰有天幸
而玄之善用兵亦自有以制之苻氏滅國十餘
擁百萬之衆平襄而後氣噉江左獨玄以北府

偏師躑躅當鋒覆師斬將者至再三其膽力當何如哉苻氏之亂玄乘勝北討而乃使劉牢之應丕而戰慕容垂人皆咎爲失策吾以爲未爲失也枋頭之役慕容垂之威畧能使晉人鬼奪丕勝垂丕可掩而取也垂勝丕則不可復制矣蓋不得已與丕合牢之雖勇非垂敵也是故一敗而不復振玄病因之豈非天哉

書晉史隱逸傳後

晉史之傳隱逸者三十五人而合者不十之七范承明魏氏之忠義也辛叔重冉氏之龔勝也龔子偉孝行士也而有俠烈風夏仲御行恠者也而近戲宋令文郭元瑜竊邦之陪臣也戴安道末世之通士也夫隱逸者夷穆而近道遯晦而挫名孫公和董威輦郭文舉索偉祖陶處靜其至矣哉譙元彥朱臣容楊軻次之軻之不幸

而不得死非自致也劉子驥之仁也而不能忘
 跡也陶元亮之達也而不能忘言也夫所以不
 能忘者名之根也又次之矣雖然元亮之所為
 次於隱第附于節為近
 其于對筆于士也而亦於庶風更出也
 亦承明幾月之也其也卒也其也其也
 晉史之勳烈也書三十五人而合者不十之十
 書晉史勳烈也

書范承明傳後

余觀自古忠臣介士之于故國未有如范粲承
 明者其持志烈于微箕保身巧于夷勝夫口舌
 步武之際人所最難檢攝持而至于三十六年
 之久卒以天年終此豈慷慨殺身可同年而語
 哉且其不屑在廢立之時而不在於移鼎之際
 沈幾先哲雖聖賢何以加焉伯孫以弘博之資
 率其二弟棄學業屏人事而奉承明沒齒不官

可謂生能養志沒能繼志者也養志繼志孝之
純也奕世不屈忠之純也伯孫有焉武帝優容
之而不忤不奪其猶有君人之度哉傳稱太宰
從事中郎誤當時未避師而稱太宰亦無官太
宰與太師人也景鑑錄載其而至于三十六年

書慕容盛載記後

吾嘗讀慕容盛載記其與羣臣言管蔡忠存王
室而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于孺
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意以曉羣疑而乃
阻兵都邑擅行誅僂不臣之罪彰于海內至伊
尹則又謂其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
夷羿何周公之可擬夫盛一小猾虜也乘險而
據一方屢遭篡弑之後故其與羣臣議摧抑伊

周以張威而折其心之不軌不足據也獨蘇子
由之持論以世之言爲周公之事無以異于伊
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夫天下之大成
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
之心而強攝焉以爲之主也夫人臣而用天子
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
之所忌而下爲左右之所疑大臣從而媒孽其
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
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然
使成王用事于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
愚恐成王有所不足乎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
間隙而間之以至于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
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
于其中赧然有不自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
之使成王無異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是
以其後雖有管蔡之亂而天下不搖蘇氏辨矣

然亦非能善論周公者也夫武王沒而成王尚幼周公用叔父之尊親而當武王之重托以御初服之天下使退而躋于畢召之列則五服之外人得以幼主而易成王故負展以朝諸侯使天下曉然知成王之爲君而周公之爲攝又不欲以萬機之衆而撓成王蒙養之哲使之從容以成其德而練於政知其必克負荷也然後稽首而歸之若信蘇氏之論則七年之內將以攝爲真而天子之名不歸之成王而歸之周公此新莽之所妄引以成其篡者也而謂周公爲之乎且蘇氏之所疑于不能服者卽霍光之于昭帝諸葛亮之于後主也天下尚不疑于霍光諸葛亮而獨疑于周公萬萬無是理也周公之過陳賈則一二測之夫洛邑之頑未嘗一日忘怨周而爲殷武王之黃鉞固已斷紂之頭而懸之太白矣乃使其憤怨狼戾之子爲之長而又使

其失職之兄不肖之弟而監之不亂何待且夫
紂之自絕于商久矣武庚親其子也頑民挾而
欲甘心倒戈者畏而有二志皆非所以寧之也
微子者紂父之元子也而賢滅商之後卽立微
子可也或曰封武庚者武王也非周公

書謝靈運集後

余始讀謝靈運詩初甚不能入旣入而漸愛之
以至于不能釋手其體雖或近俳而其意有似
合掌者然至穠麗之極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極
而更似天然則非餘子所可及也鮑照對顏延
之之請隲而謂謝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若
鋪錦列繡亦復雕績滿眼也自有定論而王仲
淹乃謂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謙顏延之

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此何說也靈運之
傲不可知若延之之病正坐於不能約以則也
余謂仲淹非能知詩者殆以成敗論耳

書何胤傳後

甚矣士之好名也天監之初何胤與謝朓並召
不出則已何至示必出之勢以動謝朓而身獨
隱以擅一代之高毋乃傷于巧哉世固有巧而
競于進者未有巧而競于退者雖清濁異形其
累自然一也雖然謂謝朓爲胤所賣則非也丈
夫自有志安可以出處問人胤蓋已逆知之矣
故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茲言也固朓之所樂

讀書後 卷三
聞也齊氏禪代肫僅不能爲褚彥回王仲寶耳
孔子有言血氣旣衰戒之在得肫所至以聚歛
聞何暇論晚節哉

書爾朱榮傳後

昔爾朱榮死而魏收爲之志受其子文賂金而
比之韓彭後人笑而嗤之吾以爲韓信神于兵
者也固非榮之所敢輕擬至以方彭越則榮方
且憤然而不受夫以榮挾虜姓而肆爲暴戕宗
室屠王公掠妃主戲天子于股掌之上而不之
顧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然至于雄武抗悍有經
世畧則自項羽而後未見其比者也榮秀容一

酋長耳地方不過三百里兵不滿萬騎然後收
募天下之豪傑悉出其麾下其志遂欲掃羣雄
而制六合之命天下亦悚然而畏服之且其始
之入洛不過五六千人耳而六師之乘萬雉之
都拉然而土崩其破葛榮亦不過七千人耳而
百萬之衆一朝而潰敗雖成如元顥才若陳慶
之而取之如拉朽然至于處分大盜之逞遙策
關西之勝隱然阿瞞寄奴之風何言彭越也羽
之喑啞跳盪非榮所可及然羽有近算而無遠
略寬于近而薄于遠故嘔嘔之愛能使二十七
騎于烏江而不忍去而不能使田榮陳餘英布
之無叛所當之敵戰必勝攻必取而不能保曹
咎龍且之無敗而所遇又高祖是以禍不在內
而在外榮有遠略而無近算寬于遠而暴于近
故葛榮之衆不坑僂而左右之無辜而死者比
比能使天光之以少制万俟醜奴侯淵之以少

讀書後
卷三
制劉靈助而不能察元或輩之謀而所遇又莊
帝是以其禍不在外而在內嗟乎古之有天下
者要必有人君之德而其佐命以功臣終者要
必有人臣之體人臣之體在才巨而心小其識
不凡而凡不遠而遠乃可保也無君德而其材
非人臣者偏雄則項羽袁紹李密委質則韓信
及榮也其法不足以有天下適足死耳他固有
幸而成者不足道也

讀文中子

立言之士自吾夫子諸高弟顏閔參賜外要無
若孟子自孟子而後則無若文中子矣夫析理
性辨邪譌精微入玄沈快破的故瞠乎不敢望
鄒人之藩若衡事隲古簡要精當河汾之間裕
如也柰何以模擬少之第昔人謂文中子之高
弟子房杜李魏諸賢皆顯貴爲貞觀將相而未
有一言及其師以爲疑若余不佞之所疑固不

止是蓋夫子大聖人七十子之徒其齒莫重於
顏季二路然未有長於夫子者至攷房杜李魏
諸賢皆北面而事文中子而皆長於文中子文
中子以開皇四年生以大業十二年卒壽僅二
十三今李衛公以貞觀廿三年卒年七十九魏
鄭公以十七年卒年七十三當並長文中子十
六歲也房梁公以貞觀廿二年卒年七十一當
長文中子九歲也杜密公以二年卒年四十六
當長文中子四歲也它若淹若威若州達卽不
可攷要之其齒皆不卑于房杜者文中子固十
五而抗顏爲人師然豈必處處作項橐哉將文
中子之微言固不止是而好事後進有勦入而
亂其真者耶若以爲阮逸僞作則斷乎非逸所
能辦聊志于此以示傳疑

卑辭竄荒裔而卒賜之死方自以爲得策而詎
謂武氏之遂滔天也假令武氏前高宗死卽後
死而不臨朝不廢立不易社移鼎勩不過一具
臣而已家事語亦不必傳也且夫勩故盜賊雄
也爲父而事實建德則失之君爲身而復事唐
則失之父特以其能善爲兵事曉便宜而已柰
何以大臣之節望之夫呂后之王諸呂其安危
大幾甚于易后王陵曰不可平勃曰可幸而爲
平勃不幸而爲李勩不然何以異哉然是時呂
后高宗之意定矣諫必不行不行則禍隨之爲
大臣者取幾焉可也

書五王傳後

張柬之等五王合謀誅二張遷武氏反中宗之
辟而復唐之宗社何其壯也未久而妖革盡于
內諸武蠱于外而五王者厭厭不振以至于屠
滅千載之後疇不痛之而又惜之且恨之胡寅
仲以爲五王於是時當乘兵勢執武氏而聲其
篡奪之罪以僇之可也張敬夫曰固也中宗子
耳子可以弑母乎爲五王者廢中宗立宗室之

賢者伸討賊之大義而僂武可也朱子曰固耳
宗室盡于武氏手矣其存者皆愚暗不可恃也
愚謂五王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以中宗耳復中
宗以思太宗耳宗室之僅有存者非直愚暗也
又皆非太宗後即欲復唐之宗社而不稱中宗
誰則應之廢中宗而立踈遠者誰則信之當是
時乘兵勢而悉捕之武之族無少長皆僂之如
呂氏例可也如是而武氏在上陽聞之當亦自
不良死卽良死可以無後患也若夫中宗之暴
昏而妖韋與其女之淫伎則天也五王固無如
之何也已

書李光弼傳後

史思明亦悍胡也其材力遠出祿山上李臨淮
之角之凡兩大勝一大敗其勝者皆用寡而敗
者乃用衆用寡之勝皆乘險謀豫以忍而屈之
野戰則敗郭汾陽之始能用衆而不能用寡卽
用衆亦未必決勝也晚節之捍吐蕃回紇始乘
險謀豫以忍而屈之故不敗而卒爲宗社之元
臣惜哉臨淮之有功名而不善居之也凡臨淮

讀書後
卷三
之才畧心事與陶士行畧相當其治軍臨淮爲最治民士行爲最臨淮不幸而與河北之藩鎮近士行幸而與溫太真合而見推挽不至作愧憤死噫嘻亦數哉

書李晟馬燧傳後

李西平渭橋之役以一旅弱師介于二鷗虜之間卒能勉強激勵以成補天浴日之烈此非特其忠志强忍殊也蓋亦有精思焉夫西平之一決隃于郭汾陽多矣然其量稍隘意稍滿故輕發於後貴之延賞而卒爲其所制延賞雖忒非魚朝恩元載比也以爲西平之處延賞不若汾陽之處朝恩元載也馬北平材力亦陶士行李

臨淮流亞也知有身不知有社稷是故與西平
霄壤焉德宗之世有西平陸敬輿故不亡急而
用之緩而棄之故不振嗚呼哉

書李鄴侯傳後

自三代而後人臣出處之蹟未有如李鄴侯泌
之奇者也或伸而屈或屈而伸或先幾或忍詬
其保身亦未有如鄴侯之巧者也七歲而以童
子薦入禁中與宰相張九齡諸公善奇矣尋謝
去游嵩華終南間求神仙不死之術又奇也久
之復以獻議入翰林從太子諸王游太子善之
又奇也為詩以譏楊國忠安祿山斥置蘄春又

奇也太子卽位靈武爲肅宗使人召致泌泌忽
間關來謁又奇也立談而參帷幄體輔若一拜
右相辭俄又賜金紫爲侍謀軍國元帥行軍長
史亦將相任耳又奇也復兩京迎上皇除道清
宮泌皆任之甫功成而辭榮乞歸以避李輔國
又奇也當是時廣平王以太子領元帥泌寮也
師友也卽位爲代宗召泌舍之蓬萊閣強以婚
娶食肉又奇也然其重已不及肅宗矣元載忌
之出爲江西觀察判官判官一下佐也泌不辭
而往又奇也載誅而復召常袞忌之出團練澧
朗刺杭州又不辭而以吏治顯又奇也嗣帝爲
德宗避泚奉天復召泌而用之則直臣之而已
又出而觀察陝號鑿饜漕之道翦淮西之逆又
奇也自是始登相位天子恭已委之不復設他
相以至終其身又奇也至德之初郭汾陽李臨
淮貞元之際李西平馬北平其建勛克復若異

代然而皆保全于泌之手又奇也夫以輔國忌之載忌之而不能傷袞忌之而不能終抑則泌之巧所得于老氏者深矣其所進深謀秘計以聽者之中庸不能盡售然至于處父子兄弟之間功亦不淺矣

書鄴侯家傳後

鄴侯家傳者故唐丞相李泌孫繫所撰也繫才而躁嘗歷仕至方伯討賊有功而以賊論死當下獄且論報自度不得免恐死而先人之蹟且泯泯故成此傳其所紀獲遇肅宗且相而遽引避再遇代宗且相而復引避獨最後遇德宗不能免相以終而中間預收復二京策平淮西叛卒其事甚奇至于保護諸皇前後者二則留文

成之所不如矣司馬文正纂通鑑悉收載之而
宋景文之于唐史畧焉豈宋以史筆貴覈而司
馬志在資治姑取益時政耶泌旣好誕繁復有
加焉可以類推矣史又謂泌以好譚神仙爲世
所譏雖然不可謂無得也晚而拜相卒死繁劇
將無自夭其天年也耶泌辟穀文成亦辟穀乃
卒不終辟者何也富貴之可愛甚于死之可畏
也

書常袞傳後

常袞唐之賢宰相也獨其與崔祐甫忤而奏斥
之遠州爲過耳其所與忤之繇不過也夫寬詔
天下吏人三日釋服祐甫乃固執以爲辭欲令
公卿大夫亦三日釋服者何也袞云禮臣爲君
斬喪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唐高以來皆
遵之至玄肅之喪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
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除在朝羣臣亦當如

之袞之言何其秉禮經正哉充祐甫者不獨倦
爲臣且導德宗倦爲子者也自元載王縉之執
政官以賄成袞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
一切不予而不無壅真所謂人臣能任怨者祐
甫以逐客執大柄欲收一時之物情而矯之至
二百日而除官八百人豈能無容徇也宰相之
祿厚矣而又有堂封以供餐費堂封矣而又曰
給內厨御饌可食十人此固元載王縉之所貪
飫而袞之所不一日安者辭日給當矣辭堂封
亦未爲過也當魚朝恩之領太學也袞時在散
僚獨以爲不可上用生日納諸道節度使金帛
珍寶器馬直二十四萬緡袞又以爲不可曰彼
諸道者豈能男耕女織不過橫取之民歛怨求
媚耳此二者舉朝之所若喑而不敢言者也而
袞明言之自袞之相也與綰同一麻皆不爲載
縉黨明也既貶之後不以故相自尊佚所蒞皆

有聲績其觀察七閩教民陶瓦以易苦蓋無火
災誨子弟習經術通稅文易世之後彬彬比于
上國其功豈在李冰文翁下哉寡陋豎生槩以
苛碎目之過矣

書李白王維杜甫詩後

吾嘗謂太白之絕句與杜少陵之七言古詩歌
當爲古今第一少陵之五七言律與太白之七
言詩歌五言律次之當時微覺於摩詰鹵莽徐
更取讀之真足三分鼎足他皆莫及也天子蒙
塵於蜀少陵叙致有慷慨惻怛無窮之戚而太
白乃作上皇西巡歌得非有胸無心者地轉錦
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雖或壯麗千古何

詩書後 卷三
異宋人東狩錢塘封事永王西巡歌彼誠以永
王爲中興之賢王也辭官不受賞其語誰信摩
詰弱故不能致死安民然其意非肯爲之用也
生平悟禪理舍家宅無妻子而不之卹顧不能
辭禁近以歿豈晚途牢落不能自遣白香山之
所謂老蔣榮補貼者耶

書韓文後

韓公於碑志之類最爲雄奇有氣力亦甚古而
間有未脫蹊逕者在欲求勝古而不能勝之舍
而就已而未盡舍耳奏疏爽切動人然論事不
及晁賈談理不及衡向與人書最佳多得子長
遺意而急于有所干請于人則詞漫而氣亦屈
記序或濃或淡在意合與不合之際終亦不落
節也第所謂原者僅一原道而所謂辨者僅一

諱辨而已不作可也蓋公于六經之學甚淺而于佛氏之書更鹵莽以故有所著釋不能皆迎刃也而他彈射亦不能多中的謂之文士則西京而下故當以牛耳歸之人書

書柳文後

柳子才秀于韓而氣不及金石之文亦峭麗與韓相爭長而大篇則瞠乎後矣封建論之勝原道非文勝也論事易長論理易短故耳其他駁辨之類尤更破的永州諸記峭拔緊潔其小語之冠乎獨所行諸書牘叙述艱苦酸鼻之辭似不勝楚搖尾之狀似不勝屈至於他篇非掎擊則夸毗雖復斐然終乖大雅似此氣質羅池之

死終墮神趣有以也吾嘗謂柳之蚤歲多棄其
日於六季之學而晚得幽僻遠地足以深造韓
合下便超六季而上之而晚爲富貴功名所分
且多酬應蓋於益損各中半耳

書王叔文傳後

王叔文以永貞元年之二年順宗卽位自東宮
而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王伾爲左散騎常侍
依前翰林待詔三月伾亦爲翰林學士叔文爲
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五月加戶部侍郎使如故
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七月叔文母喪去
位伾得風疾八月上傳位皇太子之明日叔文
貶渝州司戶伾貶開州司馬又二日上卽位九

月出其黨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呂溫等爲
外州刺史伍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泰等復貶
遠州司馬嗟乎叔文以不良死而史極意苛謫
以當權姦之首至與李訓輩齊稱抑何冤也伍
貧不足道也叔文以一言而合順宗然亦未爲
非深遠慮而至順宗即位之所注措如罷宮市
斥貢獻召用陸贄陽城貶李實相杜佑賈耽諸
耆碩皆能革德宗大敝之政收已渙之人心而

其所最要而最正者用范希朝爲神策行營節
度使而韓泰爲司馬奪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
大吏卒爲宦官所持不能全身亟貶而至斃死
蓋其事之最要且正而禍之烈實由之即劉闢
爲韋臯求三川而許以死相助金錢溢于進奏
之邸叔文小有欲寧不爲所餌顧叱而欲斬之
抑何壯也臯時已逆知叔文之失宦官心故敢
抗疏直言其失而亡所顧且神策諸將尚爲啓

以辭宦官使之知而激其怒何況裴均嚴綬輩也均綬素附中人者也其所用韋執誼韓泰等固不能盡當執誼鄙亡論然亦以文學爲德宗之寵臣而泰等則天下之所謂名儁有才識者也觀柳宗元寄所知書謂非罪人交十年則必不趣執而後合又云早歲而親始奇其能謂可以立仁義興教化則又不必爲富貴而求顯獨史所云互相推獎曰伊與周曰管曰葛倜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又云叔文及其黨十餘家晝夜車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鑪一人得千錢乃容之此事則醜而不可掩而宗元又云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此最爲實錄而苟非賢人君子則亦勢之所必至也嗟乎叔文誠非賢人君子然其禍自宦官始不五月而身被天下之惡名以死死又至與李

讀書後
卷三
訓輩伍寧不寃也夫訓非叔文比也即使幸而
勝之叔文失一仇士良而得一仇士良何益也

書五代史後

歐陽公作五代史而欲自附於春秋之筆削創
立義例而其文辭頗爲世所喜楊士奇稱之以
爲與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並而義例勝之予
亟攷其所謂義例者亦不爲甚當如朱梁石晉
郭周皆起於叛臣前後李唐皆起於夷狄劉漢
起於負國之大鎮不過因其繼唐室之統據中
原之地其大者尚不能半天下小者三分之一

而延世不能過三紀年或僅四五亦何必盡倣古帝王之例而全予之李昇王建劉巖之類乘時鼎峙去全忠輩等耳又何必盡用僭竊之例而全削之死節死事之人相去不甚遠而分爲二劉旻之時漢何不以附於知遠後而別爲國至於文辭尤索寞腴不如范曄雅不如陳壽比之兩晉六朝差有法耳尚不能如其平生之所撰碑志而何以齒史漢哉一安重誨傳少欲間以議論而痕跡宛然詞旨沓拖去伯夷屈平霄壤矣士奇之論私其鄉前輩耳而耳觀者羣和之良可笑也

書馮道傳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爲之臣子者抑何其不幸也諸方之僭竊無論已爲唐而遇朱溫一死也爲溫而遇友珪一死也爲友真而遇存勗一死也爲存勗而遇嗣淵一死也爲嗣淵之子而遇從珂一死也爲從珂而遇契丹一死也遇敬塘一死也爲敬塘之子而又遇契丹一死也爲知遠之子而遇郭威一死也爲郭威之子而遇匡

言言後 卷三
三
徂一死也遠不及十年而死近不及三載而死
內不免以帷幄死外不免以節鎮死徼而兵死
野而盜死不知何以處死也馮道一椎魯士耳
歷相十餘君而不死此何故哉遇治則入遇亂
則出入則必相出則巨藩位三公爵真王而卒
以令終彼非能賄免也非阿諛取容也又非有
布衣之故也彼蓋得莊老之術而善用之夫不
伎不畏不名不術推分任真此六者莊老之所
貴也而夫子之所謂似而惡其爲鄉愿者也雖
然寧獨一道哉如竇真固李濤李昉李琪之流
皆類之獨道以著得貶耳然則爲道而死者必
擇以死之日而後可

書趙普傳後

趙韓王不讀書而片語鑿鑿破的如勸太祖收諸將兵權云陛下何以負周世宗勸太宗破金櫃之約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是何必多許亦毋論本意若何令人那得不轉圜竊尋自古得天下之易未有如宋太祖者陳橋之變焉得諉非本謀蓋太宗與普謀之於外而太祖陽示無心於內此事獨普三人知之廷美當尚

言書後
卷三
三四
弱弗與也太祖之傳太宗約再傳而始及德昭亦非本心也知德昭幼而太宗之不利孺子也太宗可以倍廷美而不可倍德昭當真宗之正東宮德昭雖物故尚有子而一時在廷諸臣未有一言及之者寇準窺微指之所在而請決焉此何足美而一時與後世之人亦未嘗有訾之者何獨於應禪之景皇帝責之於肅愍而過爲刻也故余每讀宋史至太宗令人思吳乞買至趙普令人思粘沒喝嗚呼虜亦有人心

書歐陽文後

歐陽之文雅渾不及韓奇峻不及柳而雅靚亦自勝之記序之辭紆徐曲折碑志之辭整暇流動而間于過折處或少力結束處或無歸者然如此十不一二也獨不能工銘詩易于造語率于押韻要不如韓之變化奇崛他文亦有迂遠而不切太淡而無味者然要之宋文竟當與蘇氏踞洛屋兩頭曾王而下置之兩廡

之朋也蘇氏復爲之續曰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歐陽氏之說則慮君子之黨見疑於人主而求所以釋之蘇氏之說則慮小人之黨見信于人主而求所以勝之斯二說者皆得之而未能盡者也凡爲君子而純者必不爲朋黨者也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已曰中心無僞以守至正而已凡爲小人而純者亦必不爲朋黨者也曰見利則趨利盡則散而已其爲朋黨者有之不純乎君子與不純乎小人者也不純乎君子者有君子之節而不能盡去其累所謂累者三曰近名曰好勝曰快心士固有批鱗蹈刃出萬死而成其是者一念之名根未除則士之務爲可喜可愕者

入之而爲黨若東漢之三君八俊八厨八顧之類是也宋光寧之際賢者亦近之曰好勝其人雖跡爲君子而一議論之不合則各持此之是以求伸爲徒者傅益之則摘彼之非以求其屈若宋洛蜀朔之類是也而唐穆文之際不盡賢者亦似之曰快心則忿小人之爲奸與其黨類之貪橫甚至冒酷吏之法而翦除之伏機反中其禍繇身而及國若無錮諸賢於宦者是也不純乎小人者三曰無君子之實而慕其事其心乃欲得小人之利而已如唐之八司馬者其與佞文比而驟貴則非其欲奪中人之權而革貞元之政則是此不純小人者也以小人之爭起亦以小人之利合而時時見君子行若德裕之政術僧孺之却賂栖楚之直言此亦不純小人也二者皆易察識者也若乃陽竊君子之似而陰用小人之術以其可喜可愕者中君子之

好而愚之其君子幸而覺則彼得持君子之疎而投之禍不幸而不之覺則君子亦浸淫與之俱化蕩而無所歸陽則以其似而收天下之譽陰則以其實而市天下之權緩之則肆然而來以與君子同其進急之則忽然而匿不與君子同其退又急之則其心爲婦寺之吮舐盡棄其故而了不之恥此于古或有之我未之見也凡朋黨者先王之所不能廢也而恒示之戒其于朋也爲書之像形也若風之襲羽而弗克正也故書醜淫朋易美朋亡又曰君子羣而不黨而歐陽氏蘇氏若以爲善而汲汲乎求白于人主者何也凡君子必無朋黨君子而不純者有之然多不勝小人必無朋黨小人而不純者有之然多勝勝則足以憂君子而傾人之國然至于能奪天下之公議壞天下之人心者則未有過于陽竊君子之似而陰用小人之術者也

... 亦刻削有矩度而好爲小巧於字句間立法
... 此所短也吾嘗謂介甫于字說其初不無一二
... 會心者遂欲字字而爲之說此其所以貽笑猶
... 之治郵非不足以阜財而得民遂欲行之天下

書王介甫文後

介甫于文章頗能持論近道理而好以已勝至
于語務簡而意務多欲以百餘言而中爲層疊
宛曲其所長在是而其所病亦在是也誌傳之
類亦刻削有矩度而好爲小巧於字句間立法
此所短也吾嘗謂介甫于字說其初不無一二
會心者遂欲字字而爲之說此其所以貽笑猶
之治郵非不足以阜財而得民遂欲行之天下

此其所以流毒使介甫而實其行虛其心崇其
智卑其禮則君實固瞠乎後矣其視以胡笑

書曾子固文後三

子固有識有學尤近道理其辭亦多宏濶適美
而不免爲道理所束間有闡塞而不暢者牽纏
而不了者要之爲朱氏之濫觴也朱氏以其近
道理而許之近代王慎中輩其材力本勝子固
乃掇拾其所短而舍其長其闡塞牽纏迨又甚
者此何意也毋論子固即明允子由介甫俱不
足與四家列而稱大若名家者庶幾矣

國豈以而辨大言各家皆然矣

何意也毋論于國頃賜于由介甫於不
以辨命其抱鼓而舍其是其闢塞率豈又其
豈聖而指之也升王爵中章其材本趨于國
而不可皆要之為米月之盡顯也米月以其也
而不曾於道豈與東開休闢塞而不辨者率豈
于國有端自學以也豈豈其報亦多矣豈豈美

弇州山人讀書後卷三

